

《姊妹》

李寧怡

我總愛到陽台上仰天俯地，看那青鬱鬱連環著的山，碧湛湛的海，海與山相接在一起，海圍著山，山圍著我，呼吸著那濕漉漉的海氣，聽著海雁密語，這樣一坐，便是一天。

「真沒趣！這樣的景色天天都在，有甚麼好看啊？」姊姊每數分鐘就把這話喃喃自語一遍。可恨的是我無法擺脫她和這聒耳的聲音，因為我們是分不開的連體嬰。

不管走到哪裡，我們都受人白眼。旁人總是一邊指著我和姊姊，一邊竊竊私語。要不就是被我們嚇到花容失色，要不就是怒目而視。稱呼更是尖酸刻薄，「怪胎」「異形」……如此種種都讓我喘不過氣，就像倒翻了調味架，百般滋味在心頭。所以我就喜歡窩在家裡，所以我就喜歡到陽台坐坐，閉著眼睛，任海風輕吹，感受陽光的嫵媚，這是難得的一份安詳，和溫暖。然而，美中不足的是姊姊三不五時就在抱怨，要是能夠離開她生活，那該多好。

母親和姊姊非常投緣，兩人每天晚上都像打開閘的山泉一般傾談起來，上至政治，下至料理，甚麼都可以聊，說得像長江大河，滔滔不絕。而我呢，卻沒那麼聊得來，可是因為沒法和姊姊分開，只好痴瞪著眼，如同泥像一動也不動，默默地等，等談話終結。

其實心裡也是很想融入她們的對話，可就是勉強不來。雖然很想和媽媽更熟絡一點，可她不喜歡與我欣賞山山水水，我也不懂如何與她打開話匣子。

我和姊姊寄居於同一身體，性格卻有著天壤之別。我向來不多話，只愛獨處，但我卻未真正嘗試過獨處。到了青春期的時候，心裡對異性開始有些遐想，可我一想到我是與姊姊同位一體，心情就像浪頭在礁石上變成水沫那樣，幻想破碎了。我總不能用這樣的外表去結識男朋友吧。

因此，今年我十八歲，便說服姊姊一同和母親提出做分體手術，雖然母親很不願意，因為手術有很大風險，但最後還是屈服了。媽媽答應的那刻，我心裏像鑽出了一隻雀兒，高興透了。想到往後可以獨處，可以與正常人無異，眼睛就不自覺地眯了起來。

經過漫長的手術過後，醫生走出手術室問兩姊妹的母親：「你想救姊姊，還是妹妹？」母親不忍說什麼，正猶豫不決時，醫生又走進手術室了。

結果，醫生同母親說：「手術成敗參半，其中一位失血過多……」

母親跌坐地上，只知道醫生承認錯誤，他分不清到底是姊姊能繼續生存，還是妹妹，要待有幸存活下來的那一位醒來時詢問，才能知曉。

最後，母親在病牀前聽見的是「媽媽，我是姊姊。」

從醫院回家的路上，姊姊與母親不發一語，甚至回家後，母女都鮮有交談，從前絮絮傾談的畫面已成過去。大概姊姊知道要不是當初堅持要動手術，就不會失去妹妹。

日後即使姊姊如何努力與媽媽打開話匣子，母親的反應也不像從前的熱烈。沒有像以往的談天說地，從前的促膝談心變成現在的相對無言。

偶然夜深姊姊會到陽台上坐坐，也會偶然聽見母親在房間啜泣，不過姊姊沒有去打擾，大概知道自己做甚麼也無補於事。母親的冷淡早已為兩人的關係築起了屏障。

這晚姊姊遠眺著夜裡的大海，籠罩著海霧，連少許燈光都沒有，只能聽見大海的哀號，仿佛只有這漆黑的大海才能明白她，容下她。

「即使我成為了姊姊，還是不能與你親近。」